

周卓如律師專訪

一九六八年中五畢業生

前言

四十年來，九龍工業學校的畢業生秉持著貫徹始終的精神，在社會上奮發求進，建立自己的事業。更難得是他們在友儕間建立深厚的情誼，歷久不褪。我們跟吳文儉總警司作專訪後，他提及到在九工時認識至今的摯友周卓如律師。我們覺得很有意思，於是便聯絡周卓如律師。想不到他雖然與母校多年沒有接觸，但卻很爽快地答應與我們傾談。八月中我們到他位於中環的律師行，會客室佈置雅緻，書架上放滿法律書籍，有一種莊嚴的感覺。周律師與我們熱情握手後，便開始娓娓道來我校的人和事。

初生之犢

周律師於一九六三年入讀九工，一九六八年畢業，他自言入讀九工是因為父親希望他成為一位工程師。當時九工是一所新興建的工業學校，它有兩幢建設新穎的校舍，是比較特別的一所中學。近深水埗的那棟為高中部，而近長沙灣的則是初中部；初中部校舍外型上與普通官立學校無異。而高中部則比較特別，因為該幢校舍設有金工室、木工室及繪圖室。最初的時候，初中部與高中部是獨立的，到後來才合併為一。衣著上，除了校服外，上工科時還需額外穿上一件藍色長袖工衣，而工房亦有車床等大型機器。「我記得在初中時的木工堂上要做一座木製枱頭燈。我先買一條長木條，經過切割、磨、刨、鋸、鑽之後終於完成工件。雖然製成品並非完美，但那份成功感實在難以形容，那情景直至現在還歷歷在目。」周律師記得當年每位同學均有儲物櫃使用，直至離校為止。初入九工時，他覺得上工科堂很有趣。後來升上高中時自己對文科比較有興趣，所以便在中五後往外校修讀中六文科。

當問及難忘的同學與老師時，周律師提及教他中四英文的老師張太、中四及中五地理科的馬仕伯老師、教中文及中史的江李志豪老師、教化學的呂保羅副校長等。而印象最深刻的是中五教英文的沈老師，她上課採用互動方式教學，討論氣氛濃厚。周律師現在回想起，還很感謝她。因為文科，尤其是英文科，要多看多做練習才能掌握。事實上，當時老師有學養，又很用心教學，故此，各同學成績相當不俗；而同學之間亦有深厚的友誼。周律師自言讀書時並沒有經常參與課外活動，



周卓如律師在校慶壁畫前留影

但對聯校運動會時的場面至今也未忘記。「陸運會時與維多利亞工業學校及何東官立工業女中學一起舉辦聯校比賽，場面非常熱鬧。」「在中五那年，與吳文儉同學及鍾賜昌同學一起溫習，應付會考，直至現在我還與兩位同學保持聯絡。」他回憶起這段往事，不禁泛起笑容。

印象中的劉國楨校長，很有領導才能，對同學很嚴厲，但他亦有幽默感，故同學對他很尊敬。周律師憶及他的一件難忘事。「當年我是中五學生，代表學校參與校際演講比賽。某天早上校會時，有四十多班同學站在操場上，校長喚我在同學面前進行即席演講。」他笑言那時感到緊張。雖然平日有足夠練習，但是面對全校演講卻是另一回事。他記得，站在校長身旁，從二樓看下來的感覺很新鮮。

劉校長另一過人之處是打排球充滿衝勁。雖然校長年紀較大，但寶刀未老，殺球的勁度十足，不亞於體育科老師。周律師還憶及另一位老師——教數學及物理的韓志鴻老師。「上課時大家嚴禁陰陰嘴偷笑，因為這是『飛仔』所為。」這是韓老師第一天上課時對學生所講的，亦是周律師印象深刻的地方。除了這有趣的說話以外，韓老師的教學方法饒有趣味，概念清晰。普遍來說，一般的工科或理科的老師均比文科的老師嚴厲。

周律師指出，劉校長當年很強調身心均衡發展，故很積極推動課外活動。當年周律師比較文靜，沒有參與民族舞或柔道等課外活動。

當年同學均用心及勤力讀書，相比起今天，以前的社會比較簡單，玩樂的方式沒有今日那麼多，所以同學會花時間在書本上。「我當時報考了八個科目：中文、英文、地理、中史、木工、數學、物理及化學。」由於中六沒有開辦文科，又沒有生物學，所以中學會考後便

轉往喇沙書院升讀中六。

社會歷練

一九七零年，周律師中七畢業，開始了人生的另一階段。他在政府當行政主任，被派往警務處工作。一九七六年周律師成功考獲香港政府法律修讀獎學金，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完成四年制課程。一九八零年他返回政府律政署當一位見習律師，一九八二年當政府檢察官，三年後升為高級檢察官，自一九八八年私人執業至今。為何他會投身法律行業？周律師直言他在任政府行政主任期間碰見各種法律上的問題。幾年後，他想轉換一下環境之際，適逢有此機會，故此便去進修法律。當律師以來，他深深明白到法律並不是黑白分明那麼簡單，反而有很多灰色地帶。「每一件案件均需仔細看清楚所有資料才能作出正確判斷，並不像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單。」另外，法律也涉及很多人與人之間的問題，比方說因為簽合約而引發出來的糾紛。「因為別人信任我，把事情交託給我去做，我便應盡心盡意去做。」周律師處理民事工作時間較長，但在當檢察官時也有難忘的事。他記得當時有一段時候任律政司助理(Attorney General's Devil)，有機會跟當年的律政司去開會，而會議上有很多高級官員坐在一起商討一些政策問題，令他大開眼界。他又說那位律政司曾親自打一場官司，而該官司屬於新界土地分配問題。有趣之處是發現以前的市民上書政府時自稱為「蟻民」（英文寫作 ant people）。另外，除了跟律政司外，還有跟有經驗的律師學習。有一次接到的工作是擔任政府醫院的代表律師，事件是有一位當事人打羽毛球時腳筋受傷而送院，後來證實不治。本來預計死因調查庭數天便得出結果，豈料開庭調查卻用了三星期之久。當時曾接觸死者的醫護人員均被召見，可是仍毫無頭緒。而分別代表死者、醫院及醫生的律師均出庭聆訊。為了研究出真正死因，甚至傳召了醫學教授作一些專業意見，最後法庭裁定死因不明。

法內情

當周律師被問及有關現今律師質素下降時，他語重心長地說律師的質素必須保持高水平的。他認為律師處理每一件案件都應該盡心盡力去做，因為別人信任你才將案件委託給你。作為律師，最重要的是語文能力與法律常識，兩者缺一不可，還要有效率地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案件，保持律師操守。現今香港回歸中國，兩地人事交往越趨頻繁，需要法律的服務也多了，究竟周律師怎樣看這種發展情況？「香港與中國的法律架構不同，故兩地的律師須要互相交流。現在已有些香港律師在國內設立辦事處或中國律師加盟香港律師行，這對雙方也有好處，因為可以提供更多的法律服務。」另外，周律

師一九九九年被委任為太平紳士，他除了工作之外也不忘服務社會，例如探訪政府醫院、男童院或女童院等。他也是一些機構的義務法律顧問，他現在擔任特區政府一些委員會的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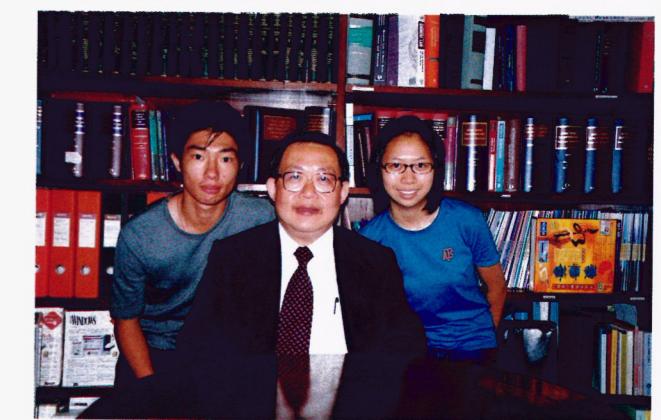
自強不息

對於學校今年「主動學習，自我提昇」的教育方針，周律師認為「主動」與「自我」最為重要。每位同學在學習的過程中均要主動地學習，才能自我提昇。父母、老師的輔助都頗為重要，不過，自己不自覺學習，實難以提升個人素質。周律師認為不論在學校上，在人生的舞台上，這八字方針都很適用，比方說寫一封信，若不主動了解這封信應如何寫，便不能寫得好。「當年同學均很用功，所以很多人都會投身工業專科學校（即是理工前身）繼續進修。」大專教育擴充後，周律師指現在學生出路多了，不像以前只能上工專。所以，進大學的機會亦提高了，故同學更應努力讀書。

至於九龍工業學校應否改名，他認為應該慎重考慮。因為名字已用了四十年，實不輕言改變。不過，校名與學校所提供的課程名實相符亦是非常重要，若課程已然革新，改名也是可行的方法。總括來說，「盡心盡力，自強不息」是周律師的座右銘，他認為不論大小事情亦應全心全意去做，這樣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裡才能不斷進步。

後記

我們面對這位大師兄，雖然初次見面，但一點也不感到陌生，因為我們同出自九工嘛！當日周律師準備了從外國帶回來的巧克力，幼滑香甜，吃在口裡有甜絲絲的感覺。他還特地帶備數張皮革書籤送給我們。我們在九工的時空雖然相隔三十多年，但這一刻卻一點鴻溝也沒有。



校刊記者朱英年、朱麗莎與周卓如律師合照

記者：朱英年
朱麗莎